



鄒族祭儀與小米

ツオウの儀礼とアワ

Cou People's Rituals and Millets

文—iusungu uyongana 吳伯文 (台中教育大學師專班學生) / pasuya simakiana 汪德麟 (達邦國小文化指導員)
圖—pasuya simakiana 汪德麟 (達邦國小文化指導員)

鄒族的傳統文化，幾乎都是圍繞著小米進行，配合小米田的開墾、播種、鋤草、趕鳥、收成，串起了鄒族一年時序。除了作為食物，看似平凡的小米，透過祭儀，更是直接連結到鄒族信仰的核心。

關於小米的由來眾說紛紜，其中有一則故事說道：在遠古時期、食物缺乏的年代，神靈曾將神奇的小米贈與族人，這種神奇的小米，吃一點便會吃飽，得到神奇小米的族人，從此免於飢荒之苦。然而族人們眼看食物無虞，竟開始變得懶惰，不但不再勤奮耕種，甚至也不再祭祀。神靈看見人們變得如此怠惰，便生氣的將神奇小米收回，只留下普通的小米。得到這次教訓，族人變得勤奮耕種，也重新祭祀神靈。時至今日，或許已經無從辨別這則故事的真實性，但族人依然牢記著和神靈的約定，祭祀掌管小米的神靈ba'e ton'u。



小米聖粟倉。

喜歡安靜的小米女神

ba'e ton'u常常被翻譯為小米女神：ton'u是小米、ba'i則是對女性長者的尊稱。在鄒族思維中，被冠以ba'i(女性長輩)、ak'i(男性長輩)等尊稱的人神事物，幾乎都是些狠角色，像是ba'e fkoi(百步蛇)，ak'e mameoi(土地神)等等，ba'e ton'u也不例外，祂掌管糧食、守護農作物的成長、並且照看族人生命。雖然人們時常稱呼祂為女神，似乎有著溫柔婉約的形象，但這一位女神或許比想像中更加嚴格；鄒族老人家就時常告誡年輕人，小米女神既討

除了作為食物，看似平凡的小米，透過祭儀，更是直接連結到鄒族信仰的核心。



Homeyaya時，家族耆老互訪祝福。

厭族人吵鬧，也不喜歡魚、蔥、蒜、韭菜等重口味的食物，所以當人們祭祀小米女神時，都不可以喧鬧，東西也要輕拿輕放、還要注意飲食的禁忌。而收成的小米都是小米女神所賜予的食物，則千萬不能浪費，否則祂便不再給予。

在達邦社的文化系統中，小米女神不只一位，而每個氏族都會留下一位小米女神，負責留在祭屋('emoo no peisia)裡的小米倉(ketbx)中，眷顧著氏族所有成員的生命、以及他們所栽種的所有農作物；這些留下來的的小米女神必須忍受人們無心的喧鬧、以及對祂們來說很臭的食物，並獨自待在小米倉「值班」整整一年，直到下一次homeyaya來臨才能和其他小米女神換班。因此，鄒族人也為小米女神起了另一個名字noachi'pa，意思是「獨自一人」。現代居住型態的改變，人們不再居住在祭屋當中，倒也使得小米女神的形象，真有幾分像獨行俠：和族人有些距離

感、卻又默默照顧族人和作物。

小米的儀式

鄒族至今仍保存的三大祭儀：miapo、homeyaya及mayasvi。當中，只有mayasvi是唯一屬於社群共同舉辦的祭儀，也因儀式的獨特性以及開放非族人觀禮，使得mayasvi經常成為外界認識鄒族的第一印象。相較於mayasvi，miapo和homeyaya則屬於氏族內部進行的儀式，進行儀式的方法會因為氏族習慣而有所不同，也不會對外開放。miapo和homeyaya不僅是感謝小米女神眷顧作物的儀式，祭祀的小米女神更是直接聯繫著氏族成員的生命。在這兩個祭儀之中，各氏族也會對獵場土地神、氏族家神進行祭祀，因此可以說是氏族社會中最重要的祭儀，至今仍年年舉辦。

miapo

元旦凌晨，當大多數人剛結束跨年狂



既然小米已經不再是主食了，參與、學習儀式的意義何在？除了認識祭典、傳承文化，最重要的是從祭儀當中，看見族群的精神脈絡。也就是：鄒族人如何看待神靈、如何祈求保佑、又如何對時代的改變作出回應？乃至於人、小米和神靈的連結，如何支撐了族群生命的存續，並規範族群成員的行為。



homeyaya時，婦女在祭屋進行su'tu許願、祝福儀式。

不做這項儀式，以後收成的小米就無法配著魚一起吃了。

現代小米田規模大不如前，使得miapo感覺更加簡樸，但依舊保持儀式核心。但miapo作為一年之初的儀式，雖然簡單，當中仍富含了新的一年對小米女神的祈願與約定，所以族人仍非常慎重以待。

homeyaya

homeyaya中文稱做小米收穫祭，隨著小米低垂、轉為金黃色澤，也預示著homeyaya即將到來。雖然是收成的儀式，但族人可沒有任何時間能夠慶祝，因為接連而來的，將是一連串的忙碌工作和儀式，長老首先進行開倉儀式，將被關一年的小米女神請出來；同時，族人也開始整理祭屋、製作祭品，為接下來的祭祀活動作準備。

當homeyaya正式開始。族人便會不停歇的收割小米入倉，同時氏族還要進行多樣複雜的儀式：長老會祈求小米女神守護氏族中所有成員的生命，女性要祭祀小米女神，並請

女神照顧其他農作物，男性則要另外祭祀家神和獵場土地神。直到homeyaya的尾聲，長老將進行入倉儀式，送小米女神離開，並留下一位女神、請入小米倉中，開始新一年的守護。

時代的變遷

然而，隨著時代的變化，小米不再是主食，族人也逐漸轉作其他高經濟作物來養家活口，或者直接旅外工作，幾乎沒有族人以種植小米維生。過往的小米種類繁多，現今族人雖然還能靠著口述記錄得知不同小米的名稱，卻難以找回這些小米的品種。

另一方面，因為小米產量減少、不再需要大量時間收割，卻也為族人留下更多時間，讓當代homeyaya成為團聚的重要時刻。在現代多數族人都離鄉背井的情況下，參與homeyaya成為重新連結族人感情的重要契機，無疑也凝聚了傳統氏族社會的向心力。

有趣的是，當代homeyaya經常被解釋為如同農曆新年團圓，然而其核心價值依然圍繞著小米以及神靈。為了保證儀式能夠順利進行，各氏族至今依然都會留下一小塊田地，種植著少量小米。而族人歡聚之餘，仍嚴禁喧嘩、遵守飲食禁忌，共同度過這段屬於神靈的時間。祈福時也會請小米女神保佑其他農作物的生長，也要好好照顧在外工作求學的族人。儀式的過程雖然隨著時代有所改變，但族人倚靠神靈、敬畏神靈的精神脈絡，卻始終連繫在儀式當中。

傳統文化教育

如今，不少部落的小學，開始推行文化教育，從認識與種植小米開始，了解小米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連結，除此之外，也讓孩子們親身參與三大祭儀，了解整個祭儀的脈

絡。

既然小米已經不再是主食了，參與、學習儀式的意義何在？除了認識祭典、傳承文化，最重要的是從祭儀當中，看見族群的精神脈絡。也就是：鄒族人如何看待神靈、如何祈求保佑、又如何對時代的改變作出回應？乃至於人、小米和神靈的連結，如何支撐了族群生命的存續，並規範族群成員的行為。這些屬於文化的素養，絕非單純閱讀文本、看圖說故事就能熟悉理解。

近年來，青年間常常互相砥礪的一句話：「祭得回家」，便是相互提醒，要記得回家協助工作、參加祭典。藉由參與、學習儀式、逐步理解儀式的變化及脈絡，便能看見儀式的內涵及其所表達的精神，當認同了這些精神，也就能達到了自身的族群認同。◆



iusungu uyongana
吳伯文

外地長大的鄒族青年，喜歡思考傳統與現代的衝突，熱衷於學習並記錄文化。曾短暫擔任達邦國小代課老師，開啓和部落的連結。隨後進入原住民族電視台擔任記者，頻繁接觸原住民族議題。目前就讀台中教育大學師專班。



pasuya simakiana
汪德麟

鄒族，華梵大學美術與文創學系。父親是鄒族文化工作者，希望跟著父親學習並傳承下去。曾任職於達邦社文化協會，協助記錄鄒族的文化、祭儀。現於達邦國小擔任文化指導員，協助研擬文化課程架構、收集資料、產出教材以供學校使用。